安宁县文史资料选辑第一辑

目　录

陈钟书将军永垂不朽……杨明熙（1）

大地主李先儒发家的奥秘……耿开祥　马学才（14）
安宁“国大代表”选举见闻……杨　芬（19）
安宁温泉是怎样选举“国大代表”的……武显功（22）
我所知道的马跃武……党寿昌（25）
唐继尧借招安行诱杀的恶果……周文忠（32）
八街“四大天王”的罪行……魏常树（35）

保安十六团在八街的罪行……洪茂昌（38）
远征军在草铺的罪行……朱文卫（45）
日机轰炸安宁坠毁平地哨目睹记……杨明熙（50）

陈荣昌在安宁鸣矣河……方撰一　杨明熙（54）

昆钢的前身——云南钢铁厂……杜伟才　王昭谟（80）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安宁铸锅简况……刘文玉（86）

安宁历史上罕见的洪水……李建中（89）
解放前鸦片烟毒危害见闻点滴……张其善（95）
解放前八街恶霸横行见闻……李勋才（96）

略述我所知道的解放前后安宁的文艺概况……田嘉新（99）
安宁连然小学校史简述……李如德（105）
玉章氏捐产兴学马跃武仗义申冤……李从林（113）
安宁卫生事业的发展……张宝善　张连云（116）
清咸丰年间八街地区的一次严重鼠疫……山　佳（120）
解放前安宁城区医药卫生一瞥……李昌荪（122）

岳飞后裔来云南安宁的情况……李庚禹（127）
安宁温泉见闻录……万揆一（129）
“化缘广告”与“曹溪映月”……石　阡（135）
安宁大葱……苏　杭（139）

扉页题词（一）　县委书记　戴文忠
扉页题词（二）　县长　段　文
发刊词　县政协主席李增善

封面题字　李从林
封面设计　勤耕　龙　泉
封二摄影　龙　泉
本辑责任编辑　杨明熙

陈钟书将军永垂不朽

杨明熙

陈钟书，字树藩，一八九一年出生于安宁县八街区月照屯，后搬迁何家营。钟书在弟兄姊妹八人中排行第二，因家境贫困，只读过两年私塾，十一岁时便到砚槽营做长工，帮人放牛。十六岁时承担起扶养弟妹的重担，到大石洞旁开得二亩荒地种些杂粮，终因收入有限，实难维持全家生活。十七岁时（一九〇八年），为给家中赔偿债务，接十二吊铜钱，抵大里屯的户籍兵，编在十九镇（师）七十四标（团）当兵，后任正目（班长）。钟书性沉毅，有胆略，爱学习，办事果断，以勇敢称著。辛亥革命时（一九一一年），随唐继尧起义，一九一五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参加护国军讨袁以及后来的靖国、护法、反对张勋复辟。钟书在护国、靖国诸战役中屡建奇功，一九二三年五月二十一日擢步兵第四团三营十连上尉排长。同年十月十二日擢步兵第四团三营十连上尉连长。不久，进讲武堂学习，毕业后在龙云部下任近卫团营副。一九二七年四镇联合倒唐，“二·六”事变后，胡若愚、张汝骥与龙云争权激化，于一九二七年六月十四日趁龙云放松防务，袭击龙云。陈在“六·一四”政变中忠于龙云，平乱中奋勇作战，战功显赫。一九二九年龙云晋授陈为国民革命军三十八军九十八师三旅六团少将衔团长。一九三

一年四月，调任麻栗坡少将衔边防督办。一九三二年卸任。一九三七年抗日战争爆发，升任滇军六十军一八三师五四二旅少将旅长。一九三八年四月廿四日在鲁南邢家楼与日军浴血奋战，壮烈牺牲。

为人忠厚　　对人谦和

陈钟书从小勤劳俭朴，为人忠厚，养成了尊老爱幼的良好品德，与街坊邻舍相处很好。干活舍得出力，肯帮助人，在路途中遇到村邻挑拿不动时，就主动热情地接过来帮挑帮抬，若是遇到年迈的长者，他一定要帮送到家。

当兵升任团长以后，回到乡里仍和在家时一样，见老喊老，见小叫小。见到熟人，老远就热情地打招呼，从不摆架子。

他衣著朴素，常穿一套平布中山服。有一年，八街因灾，农民歉收，穷苦人家生活艰难，他专程回家在八街街子上连续施米三次，每次约两石左右。冬天，在村边见一讨饭人冷得打颤，钟书立即脱下外衣送给讨饭人，还另加五块花钱。他到招坝买木料时，看见身带残疾的李国朱在地上爬行，立即叫人回家取来一卷土布、外加二十元钱送给李。

一次，村中人何王祯到昆明黑龙潭找他，警卫见何穿著破旧，就说："督办不在！"恰巧这时陈在房里听见了，就大声招呼："老四叔！快进来坐，咋个说不在！"边说边热情地迎了出来，把何王祯拉进房里热情款待。

据政协麻栗坡县委办公室、县志办公室来函介绍："麻栗坡第二十九任督办陈钟书于民国二十年（一九三一年）四月到任，二十一年（一九三二年）十月十七日卸任，在任一

年零七个月。在任期间，办理团练认真、热情，治军严肃，对治安有方，盗匪潜迹。

陈为人忠厚，对群众谦和，不讲官派，曾与挑水卖的穷人同齐蹲在街上吃狗肉汤锅攀谈家常。

陈对办好学校也极为关心。”他经常身着便服，支身出外调查了解民情。后来，还和半山上一个吃食小贩杨老五拜亲家。当侍卫曾永泰把陈的意思转达后，杨老五十分惊异，不敢相信地说：“人家是大官，我们这种穷家小户，那里配与人家拜亲家！”曾永泰将钟书的为人又陈述了一番，杨老五夫妇才高高兴兴地领着儿子小老二，抱上一支大公鸡来到督办处。这时，钟书已摆好酒菜迎接他们。从此，当地人传开了钟书看得起穷人，是一个平易近人的督办。

由于他办案注重调查事实，判案公正，百姓反映：“很少见过这样正直的清官，”因此，他卸任时，地方上的老乡特赠送给他一枚金质纪念章、又在街子上摆起香案欢送，表示对他的敬重。

廉洁奉公　　严以律己

钟书从士兵当到将军，长期的戎马生活，军中一致公认他为人正直廉洁，生活俭朴。他对待上司和有权势的人不阿谀、不迎逢。一九三二年从麻栗坡卸任回昆后，在老家何家营建盖一所墙抬梁的土木结构瓦房，从破土开工到他出征鲁南抗日，先后三年多时间都无力装修粉刷，房顶全是响瓦，为了抗日救国，草草丢下一所空荡荡的房子就上前线去了。村中人都议论他确实是没有什么家底，要不然早就堂堂煌煌地盖好了。在旧政权时的官场人物，即使是个地方上的乡镇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长，象钟书盖的那种房子，不用两年时间完全可以竣工。可是，身为将军的陈钟书，工程时间却拖了几年。

何家营年纪超过六旬的老人们，提起钟书廉洁清正、严以律已的事，莫不侃侃直言，从他盖那所房子的精神上，回忆起一桩桩令人敬佩的往事：当时乡间常有土匪骚扰，钟书特地把墙壁筑得又高又厚。他对乡亲们说："我盖这所房子，一为解决我家住宿问题；二为匪乱时给乡亲们有个避难的地方。"凭着他在军中地位及在地方上的威望，那时随便在附近山上密茂的森林里砍上一幢房子的木料是不会有人干涉、而且别人也会乐意奉送的。可是，他不愿这样做。从未在公山上砍过一棵梁、一根柱。所需木料全按市价向私人购买，一次就从平地村买了四百元的木料。

钟书对保护森林与水土保持的关系认识深远，即使回家时间不多，也时常注意言传身教，爱护家乡一草一木。就是对待家中砍点烧柴也不放松教育，经常叮嘱不准乱砍公有林。一次，有人告诉他："三弟使帮工到风水林里砍烧柴去了！"钟书就在半路上截住质问："是谁叫你去砍的？"帮工支支吾吾，答不上来。钟书当时教训了帮工几句后，又把三弟找来严厉批评了一顿："你不要认为你哥哥当了官，人人喊你三老爷你就可以在村子里乱来！大家都象你家一样随便乱砍风水林，岂不把风水林糟踏光了？砍濫容易栽培难啊！你可知道大龙潭里的水出得那么粗，上下几村田里水都用不完，这全是老祖宗保留下来的这些风水林蓄养着的结果啊！如果我们这一辈把风水林砍败了，到时候后辈人不知要咒骂我们多少代呀！"他要求别人爱护森林，同时也要求家里不要砍风水林的事，当时在何家营、大龙潭传为佳话。在他家的楷

薰陶，尤为崇拜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关心学校教育。回家期间，只要学校请他做事，无不应约到达。曾受乡里邀请，到温泉、祝槽嘴……等一些学校在墙上帮楷书《总理遗嘱》全文。如今长辈们回忆钟书，仍常切念此事。

抗击日寇　壮烈殉国

“九·一八”事变后，东北沦陷，全国人民强烈要求抗日救国。“七·七”抗战爆发，云南各族人民同仇敌忾，愤怒声讨日寇侵略暴行。国难当头，长期受护国、护法革命思想薰陶的滇军三迤健儿，热血沸腾，于一九三八年十月八日以后，先后开赴抗日救国最前线。钟书当时调任六十军一八三师五四二旅少将旅长。到任后，他看到六十军在云南组编时补充新兵较多，且下级军官缺乏实战经验。因此，十分重视对部队的训练。由于钟书系行伍出身，从辛亥革命以来，屡经战斗，建立奇功，身负九次伤，从士兵升到班长、排长，逐级晋升为少将旅长。他在长期军队生活中，积累了丰富的带兵及作战经验，军中上下皆公认他是一位勇敢善战的将军。其统率队伍显著的特点是军纪严明。二至四月在信阳休整期间，部队就地训练，钟书十分关心士兵生活，经常深入到连、排，与士兵同吃大锅饭，体察下情。他带领全旅官兵刻苦操练，言传身教，实战演习，熟悉各种战斗动作，认真作好战斗准备，处处从严要求。他经常强调：“平时多流汗，战时少流血。”那时，三天之内就有一次紧急集合，特别是天气变化气候恶劣时，他越要搞紧急集合及临时作战演习，以加强部队的组织纪律性，养成“召之即来，来之能战”的良好素质。

部队驻扎在那里，训练之余，常号召官兵帮助驻地附近老百姓收种庄稼、修桥补路。他一再叮嘱："司务长出去买菜时价格要合理，宁肯比市价略高一点，也不要叫老百姓吃亏。部队从驻地出发前要把所借用东西还清楚，损坏了要照价赔偿。"因此，处处受到老百姓的赞扬，都说六十军纪律好。后来，部队转到武汉，老百姓还询问滇军陈旅长的健康。当知道已牺牲在台儿庄战场上时，都十分怀念地说："可惜！可惜！多好的旅长啊！"

临汗赴鲁南前线前夕，六十军召开团以上军官会。当时一八四师师长张冲对钟书平素为人光明磊落十分敬佩。会后，室里只有张、陈二人，张冲师长与钟书促膝谈心时说："钟书啊！这次我们的劲敌是日军精锐矶谷、板垣师团，你要警惕！现在蒋介石就是要把我们这些杂牌军推在前面，用劣势的装备去和优势装备的敌人硬拼，借敌人的手消灭我们。希望你处处注意，不要上当。将来时机成熟，我们同去投奔共产党、八路军。"陈旅长感慨地说："现在是国家民族危亡之际，养兵千日，用兵一时。作为一个军人，现在是报效国家民族的时刻到了。我已下定决心，宁愿马革裹尸，为国捐躯，也不愿看着日寇践踏我国疆土而苟且偷安。"（这段话是一九七九年张冲同志到昆明慰问对越自卫还击战部队时，陈将军的幼女陈家惠访问他时所讲。）

本来，蒋介石下令叫六十军乘平汉路火车北上转陇海路到归德附近集结待命。可是六十军先头部队所乘火车到达归德车站时，徐州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长官部的参谋阻着不准下车。声称前线吃紧，李宗仁命六十军前往增援。因此，只得开往徐州。六十军在车幅山下车后，即按命令开往

运河东岸台儿庄以北邢家楼一带集结，为第二线部队。当时汤恩伯部是第一线部队，他们抵挡不住日军连日袭击，见六十军前来增援，公然狡猾地溜出第一线阵地。不顾大局，狼狈逃命。

四月二十一日，日寇发觉汤恩伯部后撤，中间出现空隙地带，即趁机推进，向我方猛攻。因一八三师是先头部队，遂与日寇在耿庄、邢家楼、五圣堂一带发生遭遇战。那一望无垠的麦地无险可凭。在不利作战条件下，由于我滇军士气旺盛，犹如猛虎下山，向席卷而来的敌人发起了四次反冲锋，击退了敌人的多次进攻。日寇损兵折将，尸横遍野，不得不步步向后龟缩。

日寇深知碰上劲旅，遂于四月二十二日派出飞机到我方阵地上空低飞盘旋扫射，接着用密集炮火向我方轰击，再以坦克、战车掩护步兵向我方冲锋。我军置生死于度外，冒着敌人的炮火，用集束手榴弹炸坏了敌人一辆辆战车和坦克铁链。短兵相接，拉锯厮杀，双方死伤都较惨重。我方虽付出较大代价，当天却把敌人赶出一里以外。

傍晚，我军抓紧时机整顿队伍，修筑工事。官兵们自然地围拢谈论着对付日寇的策略，准备粉碎来日拂晓以后敌人发起的进攻。这时，陈旅长用望远镜一直在观察敌人阵地动静，发现一股敌人驻在距我军前沿阵地约五百米的一个小村庄里，几个岗哨端着枪来回踱步。显然，此时疲惫而又饥饿的敌人正躺下休息。

夜晚十点左右，陈旅长传令挑选来一连素称勇敢机智的回族兵组成敢死队，派营长张世勋率领去对面小村庄摸夜螺丝（夜袭）。钟书面授策略，临出发前他激昂地说："弟兄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们！今晚一定要熬掉这锅日本鬼，为阵亡的官兵报仇、为中华民族雪恨！”下半夜，夜空漆黑，敢死队匍伏前进，包围了这个村庄。敌人连日战斗，十分疲惫，酣睡正甜，亦未察觉我方行动。拂晓前，敢死队又摸掉了敌人的岗哨。拂晓时，一声枪响，敢死队突进村庄，打得正在梦乡里的日寇晕头转向，措手不及。不到二十分钟，瓦解了五百多日寇，缴获了许多轻重武器及弹药。

二十三日中午，敌人又纠集人马，在飞机大炮的掩护下，步兵骑兵同时向我阵地进攻。我军与敌人多次交锋后，摸到了敌人的规律：日寇每次进攻前，都要向我军阵地倾泻一阵枪弹。当天中午，正值日寇枪炮轰鸣时，我军伏在战壕里不动声色。待敌人步兵来到近距离时，我方机枪、手榴弹一齐进射，打得敌人丢弃了满麦地的死尸后狼狈退回。

钟书在几天战斗中，深感我方武器远不如敌。故以忠义激励官兵，无不奋勇当先，浴血奋战，前赴后继，誓死如归。到二十四日，先后击溃日寇四十余次进攻。下午，由于我方弹药供应不上，敌人又发起了冲锋，前沿部队伤亡过重，敌人已向旅部所在地邢家楼、五圣堂附近逼进。陈旅长身先士卒，率领旅部特务排及部份官兵跃出战壕与敌人展开了肉搏战。他瞋目厉色，接过倒下战士手中枪，连续刺倒十四个日寇。虽身中数弹，仍浴血坚持。眼看又一批敌人又冲过来了，他振臂高呼：“冲啊！打倒日本帝国主义！”部队又一次击溃了日寇的进攻。这时，敌人的一颗子弹飞来从陈旅长左眼打进去穿出后脑，陈旅长当即昏厥倒地，不省人事。旅部司号班长吴国祥及侍卫曾永泰从二十一日进入鲁南战场时，即奉命不得离开陈旅长。否则，将以军法从事。当

时矣国祥和曾永泰不知马继武副旅长和白肇学参谋主任的去向，便立即把陈旅长背下火线。到了运河边，见庐汉军长屹立桥头督战，非身负重伤者不得下火线。否则，立即执行枪决。矣国祥、曾永泰即在五十公尺以外高声报告："报告军长！陈旅长身负重伤！"庐汉军长说："快背过河医治。"过了运河放下一看，陈旅长已壮烈牺牲。曾、矣二人即把陈旅长尸体抬上火车运到徐州，棺殓后埋于东关外乱葬岗。（一九六三年五月《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二辑二〇九页高蕴华撰《六十军在鲁南抗日简述》中述"……陈旅长即为炮弹破片击伤面部，势极沉重，旅部参谋主任白肇学在激烈战斗中将陈旅长背下火线。"实为误传，应予更正。）

当天，龙云阶团长亦于战场牺牲。后来，莫兆恒、严加训两团长及许多营、连、排指挥官和半数士兵亦先后殉国，全军悲愤，奋勇杀敌雪恨，坚守阵地二十八天，粉碎了日寇妄图强渡运河，威胁徐州的阴谋。

台儿庄一战，滇军虽然伤亡惨重，但已打得日寇闻风丧胆。连日本报纸也不得不承认"自'九·一八'与华军作战以来，遇到滇军猛烈冲锋，实属罕见。"当时正在台儿庄指挥东北军战斗的于学忠将军，见滇军作战非常英勇，曾激愤地说："自'九·一八'后，真正同日军打硬战的就是滇军了！我也是第一次见到这样的硬战！"

一九三八年四月二十六、七日，全国各大报纸均已登载台儿庄战场滇军抗日消息。《云南日报》载全文如下：

三迤健儿英勇壮烈，鲁南各路全线反攻，我滇军浴血抗战。陈旅长钟书、龙团长云阶光

荣殉职。

中央社汉口二十六日电：台儿庄东北各村战斗迄今仍甚激烈，敌整日炮轰我军阵地正面，我军某部奋勇杀敌，牺牲壮烈。二十四日敌犯邢家楼，我某部旅长陈钟书力击暴敌，卒致殉职，全军悲愤，奋勇冲杀，经此惊天地动鬼神之激战，敌胆已丧，伤亡奇重。台儿庄胜利，后鲁二次血战已展开五日，敌迂迴偷越运河之企图，至此已为我军粉碎。我最高当局以此战役意义重大，特对该部传令嘉奖。

按：陈故旅长为滇安宁人，云南讲武堂毕业，作战勇决，曾任云南麻栗坡边防督办，对滇越边防策划周详，法人亦深敬佩。龙故团长为滇昭通人，云南讲武堂毕业。”

在这场轰轰烈烈的反对日本侵略者的民族自卫战争中，陈旅长光荣殉国，不仅是安宁人民的光荣、云南人民的光荣，而且是整个中华民族的光荣和骄傲。全国人民闻讯无不肃然起敬，全滇各界代表在悲痛中纷纷到陈旅长家慰问。工农商学兵在昆集会沉痛追悼，并对陈旅长家属颁发了抚恤金。接着，安宁、八街各族各界群众亦分别召开了追悼大会，凭吊民族英雄，并把陈旅长等抗日阵亡将士灵位入祀县忠烈祠，精镌匾额“功等不朽”、“金碧生辉”悬挂于陈旅长家乡八街的关圣宫。抗战胜利后，国民党中央特颁发“金碧生辉”巨幅横锦表彰其抗日功勋，并追赠中将军衔。

可惜，这些表彰烈士抗日功勋的匾额、横锦、忠烈祠里的烈士灵位、烈士的遗物、照片，在十年浩劫中统统当作“四旧”销毁干净，只剩六十军即将出发抗日前夕陈将军回家省亲游温泉时在“梦石”后岩壁上镌书“活泼泼地”及“九曲龙窝”右侧岩壁上亲书镌刻“飞岩”二字，落款树藩陈钟书题。字迹遒劲、流利。如今乡人见此遗迹，无不追念民族英雄陈将军爱国爱民，在台儿庄浴血抗日，壮烈牺牲的忠魂。

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落实了党的各项政策，一九八四年九月十七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向其子女颁发了革命烈士证明书，（登于本辑封二）以表彰陈将军在抗日救国中的功勋。

鉴于陈将军遗物、照片在“文革”中已当“四旧”毁尽，当年军中熟悉情况的同级同事多已于近年先后逝世。县政协成立后，乡人反映，要把陈钟书将军的事迹写进我县文史资料，惠及后代。苦于资料缺乏，特邀请何家营的几位老人及当年在六十军中的八街籍士兵，共同回忆。幸有多年跟随陈将军的侍卫、八十高龄的曾永泰老人及战地司号班长矣国祥老人健在。他们又是鲁南战场上陈将军身负重伤昏厥倒地后，亲身把陈将军背下火线的人证，使过去误传的情况恢复了历史本来面目。又得省参事室余建勋、黄丽天等几位老同志的热情帮助，并查阅了有关资料，始整理而成此稿。由于资料有限，不妥之处在所难免，尚希读者支持，多多提供情况，以资进一步把陈将军的事迹撰写得更丰富更确切。

现将本文提供情况者姓名及住址（工作单位）录出，供参考，并深表致谢。

曾永泰：80岁，原六十军一八三师五四二旅旅长陈钟书侍卫，现住八街区大里屯。

矣国祥：70岁，原六十军一八三师五四二旅旅部司号班长，现住八街区招坝村。

吴彩章：70岁，原六十军一八三师五四二旅参谋主任白肇学侍卫，现住八街区月照屯。

万志和：72岁，原六十军一八三师五四二旅旅部传达兵，现住八街区大龙潭。

陈凤书：71岁，原六十军一八三师五四二旅旅部饲马兵，现住八街区月照屯。

吴玉孝：70岁，原六十军一八三师五四二旅旅部卫生队护士，现住八街镇。

曹贤林：73岁，原六十军一八三师五四二旅机炮连士兵，现住八街区槐槽营。

田家英：72岁，原六十军一八二师五三九旅一〇七七团二营士兵现住一六区德兹村。

李华昌：71岁，原六十军一八二师五三九旅一〇七七团二营士兵现住八街区宾铺母。

曾树芳：58岁，八街区大里屯农民。

何子寿：83岁，八街区何家营农民。

何王祯：82岁，八街区何家营农民。

何国祯：69岁，八街区何家营村长。

陈家祯：57岁，陈钟书长子，住八街区何家营。

陈家惠：51，陈钟书幼女，金碧小学教师。

余建勋：80岁，省参事室副主任。

黄丽天：80岁，省参事室参事。

大地主李先儒发家的奥秘

耿开祥　马学才

安宁县县街区县街乡红墙小箐村大地主李先儒，原名李凤儒。祖籍云南曲靖府沾益州。明末清初迁殖于四川会理州东路大桥江西街菜梨树猴子房村。清光绪初年，其父李春发曾参与当地官府“剿平土匪事”有功，被敕授“清赐正六品武略骑尉”之职，在蜀南一带已小有名气。光绪八年（公元一八八二年）春天，李春发突然离职，竟甘愿背井离乡，不远万里，携带全家老小，搬迁来云南安宁县县街区红墙小箐村安家。

当时的红墙小箐，是距红墙大村二里多地的一条穷山沟。四面青山，高草遍地，荆棘丛生，狼蛇出没，满目荒凉，没有一户人家居住。唯一可喜的是箐沟中长年流淌着一股清冽的山泉水。于是，便被李春发当作一块风水宝地选中了。

从外表乍一看，这家人来到此地，完全像一户道地本份的庄稼人。一家老小的穿戴补补钉钉，筋筋吊吊；随身携带来的寥寥几件使用家私和箩箩筐筐，也是烟熏火燎，破破旧旧的。当地人看了，都把他家看成是一户逃荒避难来的，对其流露出一些怜悯和同情。认为其初来乍到，有的人家甚至还给予些帮助。

起初，他一家人砍树割草，在山脚箐边较平坦的地方盖起了几间茅草房住下来。接着便砍荆挖地，筑坝蓄水，垒坡造田，养牛放马，一声不响地过着庄稼人的日子。

然而，慢慢地人们开始惊异地发现，这姓李的人家并非一般普通本份的庄稼人，平时跟他家来往的人，大多是社会名流及大商贾，或者是军界政界人物。于是，开始有人怀疑可能是李春发在川南为官时发了一笔大横财后，才悄悄地远走高飞，跑来这山箐旮旯里隐居，躲着过日子的。果然不出人们所料，到民国初期，李家不仅拥有水田一百二十多亩，旱地五十多亩，牛羊满山，骡马成群，茅草屋也一下子变成了大瓦房。一九四九年，李家已成为全县有名的大地主，在没有一户人家的荒山沟中，赫然矗立起一座地主庄园。

李家庄园总占地面积为四千多平方米，尚不算周围空地在内。全部建筑系土、木、石结构砖瓦房组成，分前、中、后三排。正房楼上楼下五十四间，偏房楼上楼下四十二间，前后左右墙壁上都有枪眼。东西两头筑有跑楼两座及瞭望台。三排房院中的天井，均为打磨平整的白砂石板铺成。天井边的石阶、墙基脚、柱脚墩、门洞边角石等，均全部精雕细刻着龙凤花鸟虫鱼，无不栩栩如生。除此而外，李家在昆明尚购置房产二处：一处为民生街铺面三间；另一处为钱局街金鸡巷房屋十八间。

原来，李先儒之父李春发在身为清赠"正六品武略骑尉"之时，就与禄丰县石灰坝小鸡街人杨天福拜把结义，来往甚密。民国初期，杨天福曾一度系云南督军唐继尧的部下，驻扎滇西一带。杨兵匪勾结，压榨百姓，抢劫商贾，拉帮营私，扩充实力，不多几年，便成为独霸滇西的地头蛇。而

且，时常处心积虑，想趁军阀混战之机，进一步夺取滇军领导权。

唐继尧解职携眷离省后，顾品珍为滇军总司令，为了除去这个隐患，顾便于民国十二年（一九二三年）冬，以金钱美女、封官许愿为诱饵，将杨诓骗到省府督军总部，安上个罪名，将其“正法”。

次日，杨天福的七个心腹按其主子吩咐，身背肩挑着主人平时搜刮抢掠来的大批金银财宝及贵重物品来昆。当行至马街子附近时，方得知主人已被顾品珍处死的消息。这七个人顿时犹如五雷轰顶，吓瘫了腿。待稍事明白过来后，立即折头返回安宁，决意去投奔主子杨天福的义弟李先儒。深夜二点许，这七人才精疲力竭地摸进了李家的院门。在饮酒用饭之际，这七人将杨天福被害的经过一五一十地讲了出来。李先儒弟兄先是深表同情地哀叹了一阵，后来发现他们身背肩挑来的那几箩箩金银财宝时，一个罪恶的计划随即暗暗设计成熟。弟兄几人便拼命地给那七个蠢猪敬酒添菜，殷勤备至，直灌得他们烂醉如泥时，便一齐动手将七人分别整死，连夜收尸，隐埋于房后山脚破菁里。

从这以后，李先儒家便开始大兴土木，陆续建盖房屋，做起了垫本雄厚的大烟生意；买了枪支，雇用了长工和管家，过上了骄奢淫逸的生活。

民国十三年（一九二四年），李春发病死，李先儒为其父建造的坟茔和雕刻的墓碑，可以和省城那些达官贵人的墓碑相媲美。

李春发死后，李先儒掌家，弟兄几人更是如狼似虎，强掠盘剥，无所不为。李家除雇用长工三人外，其余全用短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